



列子冲虚真經卷下

湯問第五

夏革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

齊猶
中也

歸墟
尾間
八

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盡人民猶是也問極之
西復猶極也試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
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固不
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
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文
媯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鼈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
氏與鯀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
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
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韋曰渤海之東不
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
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

也

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
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
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
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
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
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着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蹇峙
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
禺疆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
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
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
爨焉於是岱輿負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

神
北
海

實靈
木名

即窮
身

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滅龍伯之國使阮侵小龍伯之民
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從中州以東四十
萬里得焦僂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
九寸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
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
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蟻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
死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
長稱焉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
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
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瘞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
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此

修

也

即大
形

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鮒俞師曠方夜適耳俛首而聽之
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同之上同齋三月心死
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
之若雷霆之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檮蓀樹而冬
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
比而化為枳焉鷓鴣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
然形氣異也性約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
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太形王屋
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
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
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

也屨安

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齠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正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孫子子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夸父不

也屨安

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涓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富國之中有

山山名壺領狀若饒甕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瀆其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携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倦則飲神瀆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瀆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歌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志歸既反周室慕其國傲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冠舉隰朋諫曰君今齊國之廣人

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盛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撫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則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升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鞞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然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第其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殍易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

變而為
不絕
以也
其絕
由以

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
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孔子
東游見兩小兒辨鬮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
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
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
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澹澹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
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
孰爲汝多知乎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
髮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爲不然
自有知其然者也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鍼爲鈞荆條爲
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涓流之中綸不絕

音
而絕
必無
絕無
音
詹何
漁之
種者

扁鵲
醫之
精者

鈞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
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
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
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釣
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鈞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
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
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魯公扈趙齊嬰
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
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臍臟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
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
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

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

名

師襄
師文
秦青
薛譚
鍾子
期聲
之精
也

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胃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及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絃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絃。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

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涸。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夫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樞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

僊

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
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
今善歌哭効娥之遺聲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
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我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
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
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
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
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
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
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
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

領印

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
曰若與偕來者何人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
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大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
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竝觀
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
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
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
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
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
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
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

言蠅
飛衛
射之
精者

機下
之機
之機
上下
者
亞
史也

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牛蠅古之善射者，殼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皆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鼈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立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箠，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

泰豆
造父
御之
精者
起行

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早。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於胃臆之

二四六一也
驢也
私恨

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御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廻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轡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魏黑邪以瞿熒殺立邴章立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邪黑邪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胃受矢鉅鏑推屈而體無痕捷負

金元
承影
與銀
劍之
初生
之鳥
精物
布皆
泥之
精者

其才力視來丹猶雛鷓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邪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旦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焉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

血騞音

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鉞、鍔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馬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爲無此物、得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力命第六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人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壽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于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是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邪命

也庸

也

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
 豈自天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
 豈能識之哉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
 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
 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
 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糝糲居則蓬室出則徒
 行子衣則衣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櫪出則結駟在家熙然
 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教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
 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
 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
 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

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僞偶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
 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
 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
 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
 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
 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
 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
 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
 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
 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
 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温進其茂

叔有稻梁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葦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此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悟也哉。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爲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釋之，遂召管仲。

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仕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牙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

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及管夷
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
則寡人忘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
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訖之人
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
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
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
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
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
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然則管夷
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

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
我也、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
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
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
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可以生而生、天
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
而不死、夫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
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
也、智之所無奈何、故曰、錫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
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
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

七日大漸其手環而泣之請醫李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肯
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
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手汝乎其弗知乎醫乎死
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藹三醫一曰矧氏二曰俞氏三
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李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
病由饑飽色慾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李梁曰
衆醫也丞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產有餘病非
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李梁曰良醫也
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
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李梁曰
神醫也重脫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

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
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
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
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
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
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
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先
弟也才兄弟也兄弟也兄弟也而壽天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
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
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
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

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法者亡

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慈矣奚去奚就
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
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
所以不動亦不以眾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眾人之不
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墨屎單至
啾啾慙慙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
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婞斫便辟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
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穆怛情露讓極凌
諄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為才
之符也眠媵誣諛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

窮年不相諷發自以行無矣也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

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
眾態也其貌不一而感之於道命所歸也僊僊成者俏成
也初非成也僊僊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俏
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
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
有二心者不若拚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故曰死
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天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
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
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
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

通滴之意

行假

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
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齊景公
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
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
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
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
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
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
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
公將常守之矣教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披叢筍而立乎
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

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
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
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
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
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
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詎奚憂焉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
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
否命使然也。

揚朱第七 一曰達生

揚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
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

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
苦其身焦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
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
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
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
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曰實
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詩由
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祿自牛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
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辨如凡其省也楊朱
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
迷或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辟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

也

全馬

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
澆然而自什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
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
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
進退違違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偽偽爾慎耳
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
一時重囚繫桎何以并異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
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
故不為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
取也故不為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重也楊朱
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

也齊

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節，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節，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楊朱曰：原憲妻於魯，子貢死於衛，原憲之妻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下可，其可焉。在曰：可在藥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

勤能使逸，餓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

不相哀也。不食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

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晏

平仲曰：其目柰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

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

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聽；目之所

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

不得臭，謂之闕顛；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

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為者，

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性。凡此諸闕，廢虐之主，去廢虐之

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

養廢

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畧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衣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醴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

於前，弗知也。嚮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非產媿，媿者以產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遊，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悟。鄭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儕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儕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莫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問以弔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儕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

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就念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也、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配、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敬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之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遠、以若之治外、其法可襲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郟析、郟析曰

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知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墜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晉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徑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尺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厨之下、不絕燂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

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及其子孫之財焉禽骨董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入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斷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斷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况人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錄

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揚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問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

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揚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褻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安，弟姪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專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絺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

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悅，四國流言，君

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

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

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

以至於死，此天民之是遽者也。凡彼陶聖者，生無一日之

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

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天禁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

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

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

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獲，肆情於傾宮，縱欲於

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放縱者

也彼三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暴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蠹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板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以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疎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感矣。

孰誌之哉？二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

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也。入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

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適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美壽不矜貴何美名不要勢何美位不貪富何美貨此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羸厚筋節脆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梁肉蘭脯心膺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

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備天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晉宋國有田夫常衣緇屨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我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垂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揚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陰陽之嘉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兼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

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
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
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
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
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說符第八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
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
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
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關尹謂子列子曰言
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

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
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
理也度在身稽在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
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
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
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
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嚴恢
曰所為問道者為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
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
食而已是鷄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為鷄狗
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

矣。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以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知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

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使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李氏果作難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政。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

亦同而窘於貧美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擯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願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削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于叩胷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者不足使若傅如孔丘

術如呂尚馬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伋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晉國苦盜有鄰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馬晉侯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鄰雍必不得其死馬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鄰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鄰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

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有？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圓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圓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白公問

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矣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

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
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
常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
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
公輸。箠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強爲弱。宋人有
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
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君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
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
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迓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
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
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

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棄
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
復。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
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
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
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
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擲
戮之。經月乃放。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
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
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
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

此與
得與
也

也

也

薪菜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匠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
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
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
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
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
一萬臣而無效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
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
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
下之馬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於
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
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問身治而回亂者也又未

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孤立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
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
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
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
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
利也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
越人機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果以美地封其子子
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
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
之歡然亡憂去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

射明入
以王者
為之
言報
采獲
中謝
得而
勝大
失而

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為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為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虞氏者梁之富人者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又兩偷魚而笑飛為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死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僅於

也倫
物勇
也倫
伏倫
也倫
也倫

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元而下壺餐以饋之爰旌目二舖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諱汝非盜邪胡為而餐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嘔之不出嗒嗒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已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交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

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對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喜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戢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曰：「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二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

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受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操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未異若是。唯歸同父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况也。』哀哉！揚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揚布怒，將扑

之楊朱曰子無外矣子亦猶是也。獨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昔人有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

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日，獻鵠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是蚊蚋嗜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齊

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覩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相掘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曰：「公勝虛亂，罪朝而立，倒杖策，鐵上貫頰，血流至地而

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願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爲，善者其行足跡，株稍頽，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入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